



## 榮譽院士莫華釗先生讚辭

有道是百川歸海，莫忘其本。一個社會的內涵，得靠與其文化記憶聯繫而不斷增潤鞏固，而文化記憶蘊藏於掌故、詩歌、音樂和藝術之中。中國文化記憶與認同的珍萃，得歷千秋而不衰，當然得賴浩如煙海、瑰麗多姿的文物珍品；著名中國古董文物收藏家莫華釗先生想必深明此道。

莫華釗先生出身本港望族，其先祖的買辦事業上溯五代，遠至十九世紀中葉香港開埠初期。莫華釗先生繼承了高祖莫仕揚先生、祖父莫幹生先生與父親莫慶堯先生懷抱社群之志，尤為支持研究與教育，本大學自草創初期即蒙其厚愛。他也繼承了先祖收藏中國藝術文物和古董的雅興。莫氏家族藏品之豐，本港可謂無出其右。中文大學同仁有幸於二零零八年大學文物館主辦之《澄懷古今：莫家三代珍藏》得睹一二，其古代青銅、明清瓷器、文房雅玩、家具玉雕、錦繡服飾和山水書畫，琳瑯滿目，觀者激賞之餘，亦益發思古之幽情，溯源尋根，深懾於古代文化之博妙無窮。

莫華釗先生於劍橋大學受教育，是資深執業會計師，為人熱心公益，關注醫療保健不遺餘力，曾參與本港多所醫院的管治。他平生熱愛藝術，少受薰陶，飽覽家族暨父執朋輩，如潘正煒家族及北山堂主人等之珍藏，漸諳品鑑之道。治學劍橋期間，遇李約瑟博士及鄭德坤教授，受其啟發，復在已故利榮森博士循循善誘下，遂萌建立個人藏品之意，乃有「承訓堂」之成立。顧名思義，可見收藏文物珍品，在莫氏看來，實屬承襲家族遺風、格物致知之歷程。

承訓堂盡收各色藝術精品，其中國扇面書畫之豐，允稱獨步。莫華釗先生不單致力訪尋文玩以充實其庫，更盡用餘暇，殫精竭慮，修護整理。就以其著名的金飾收藏為例，他不辭勞苦，將蒐求得來的金飾洗刷修復，務要回復其昔日光輝，遇有嵌件缺佚，又物色舊寶石補之。這是保存古文物最傳統的手法，經此法修復的藏品稱為「熟坑」。

多年以來，莫華釗先生對中大文物館愛護有加，慷慨捐贈，悉心指導，無或間斷。自一九八二年起，莫先生一直出任文物館管理委員會委員，對館務鼎力支持，助其擴建兩新翼，並發展為亞洲有數之優秀大學博物館。藝術系開辦中國藝術史哲學碩士課程，莫先生即把其無價藏品移交文物館展出，以利教研。其對學術研究之器重，對莘莘學子之悉心栽培，可見一斑。

一九九六年，莫華釗先生慷慨借出其扇面珍藏，玉成文物館之「承訓堂藏扇面書畫」展覽，同時又贊助出版圖文並茂的目錄，內載一百八十幅扇面。累藏這批寶貴文物的經過，他在圖錄的前言裏娓娓道來：「庚申仲春，偶見明金扇面數佰，其中多為嶺南諸家歷藏名蹟……惜資源所限，魚與熊掌，不可兼得，乃問道於長者。曰：成窯固稀世奇珍，唯該批秘藏仍前賢所聚，得來不易，且篇幅廣泛，畫史未錄待考者，亦不乏精品，失之交臂，則暴殄



天物矣。余從之並繼而搜輯……」香港何幸得有如此有識之士，上下尋索，建立了這傲視世界、總數逾千的中國折扇私人珍藏，讓我們一睹古人的文化韻味。

中大文物館曾不至一次展出中國古代的金飾，最早是在二零零零年，展品由沐文堂、夢蝶軒及承訓堂借出。三位收藏家情誼甚篤，同意各自專精，蒐藏不同時期的金飾，並定期聚首，切磋心得。後更自二零零四年起，合力策劃了在香港藝術館舉行、展期最長的中國金飾展覽，廣受歡迎。承訓堂專攻宋朝至清朝的金器，莫華釗先生在這方面的學問和修養，具見於他為學術圖錄《寶蘊迎祥：承訓堂藏金》撰寫的前言。「寶蘊迎祥：中國晚期金飾」展覽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七年三月舉行，由文物館館友會主辦，以誌文物館和館友會分別成立三十五和二十五周年之慶，展品主要是莫先生的私人珍藏。同期並舉辦中國金工藝術國際研討會，會上發表的十四篇論文其後更結集成書。圖錄在莫先生贊助下出版，輯錄精選自承訓堂藏品的過千件中國金飾，也是文物館中國金飾立項研究計劃的一部分。

主席先生，本人恭請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知名收藏家及鑑賞家莫華釗先生。